

珍罕红色文献

——1938年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的《学习》创刊号

□李强

《学习》(周刊)创刊号(“‘九一八’七周年纪念专刊”)由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政宣科主编,1938年9月18日出版,用整张蜡纸手工刻写,蓝、黑两种油墨油印,后对折、用两枚纸捻装订,三面未裁边,正文16页,外形尺寸15x20.5厘米。

封面右上方一枚五星闪闪发光,下方三人手戴镣铐,似在奋力呐喊、抗争。封二为“编辑股”的“发刊词”,其中写道:“《学习》在我们队伍的行进中产生了。它的任务是阐扬革命理论,激发斗争情绪与报告抗战行动。”“《学习》在队伍中不该是点缀品,应该是营养素。所以,我们要求同志们给它有力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学习》不是编辑股少数(人)的,本军全体同志都有给它写文章的义务。只要同志们能够实践《学习》的口号,根据《学习》的旨趣,那么,就可以保证《学习》周刊健全起来,发生力量!”

目录页印有:(一)《“九一八”七周年纪念大会各同志讲演词》(马保三、马耀南、杨国夫、张振一、王贯恰);(二)《第七个“九一八”》(李泰);(三)《这样的“九一八”》(亦京);(四)《德国进攻捷克》(胡洛夫);(五)《一周大事记》(编辑股)。

《学习》(周刊)创刊号收录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马保三,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马耀南司令员、杨国夫副司令员,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高级干部张振一同志,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王贯恰县长等人的讲演词,反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与“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在长山县苑城召开的“九一八”七周年纪念大会的主要情况(包括时间、地点、主要讲演人及其讲演词)。

马保三指挥在演讲中讲:“诸位父老,诸位同志!今天是‘九一八’七周年,回想七年前的今天让我们不胜今昔之感。今天不是我们流泪的日子,今天是我们精诚团结一致杀敌的时候……同胞们!七年来有一年一度的‘九一八’纪念日,这一天我们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儿女莫不回忆过去、把握现实的任务,憧憬祖国解放的将来。锦绣山河是我们先祖先宗所编、先圣先贤所经营。”“我们有热血的头颅,我们必须复土抗战,从死亡线上把中国同胞救出来!”

马耀南司令员讲:“想到去年的‘九一八’,我们这里(长山)还未沦陷;今年的‘九一八’,我们还未杀尽敌人……同志们,在今天,我们要下决心:(一)从今后没有一个人再做汉奸。(二)从今后肃清汉奸,不留一个。(三)拥护八路军鲁东游击队领导抗战。(四)民众自动武装,配合抗日部队打击敌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一名红色文献收藏者、研究者,笔者特意将自己珍藏的由八路军鲁东游击队1938年主编并出版的《学习》创刊号略作介绍,以示纪念。



《学习》(周刊)创刊号(封面)



《学习》(周刊)创刊号(目录)



马保三讲演词(局部)

杨国夫副司令员讲演词,怒斥了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望敌而逃、弃山东数千万百姓于不顾的丑恶行径。张振一同志在讲演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的先锋领导作用。王贯恰县长在讲演中号召各界民众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放弃个人成见与私利,共同抵御日寇,保卫家乡。

马保三,原名鉴堂,寿光县(今寿光市)牛头镇人。辛亥革命前夕,他阅读各种进步书籍,结交进步朋友,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受到了民主革命的启蒙

教育,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组织农会,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军阀、反苛捐杂税的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弃地而逃,寿光县委按照山东省委指示,决定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爆发,“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马保三被推举为指挥(司令员)。随后根据鲁东工委决定,七、八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合并后的鲁东游击队如虎添翼,频频出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鲁东与胶东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抗日烽火渐成燎原之势。

1938年,这支部队挺进胶东,回师邹平、长山,转战沂蒙,驰骋鲁中南,在临朐五井战役中全歼进犯日军,为人民屡建奇勋。1940年7月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县的青驼寺召开,马保三在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其间为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日斗争,制定了地方上的“选举法”“减租减息法”“婚姻法”和“财政法”等多种战时临时法律,对建立各级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青岛解放,马保三奉命出任市长。新中国成立后,马保三先后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等,1964年因病逝世于济南。

1938年至1941年,是我党领导下的山东各抗日根据地期刊初创阶段,各级党组织虽然非常重视利用杂志作为宣传、组织群众投入抗战工作的有力武器,但由于战争年代环境险恶,炮火硝烟连绵不断,加上岁月流逝、沧桑巨变,至今遗存下来的实物资料十分罕见。最新版《山东省志·出版志》亦仅刊载几十种,如1938年7月1日创刊的《血花》等,且多系油印本,创刊停刊时间不甚准确,刊期、印量等多语焉不详,《学习》(周刊)未见提及。1992年11月初版的《寿光县志》虽对“马保三”“韩明柱”“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编制序列”“牛头镇起义地址”等均有较详细记载,独未见《学习》一星半点……然而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的是:2020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山东10处,其中就包括“牛头镇抗日武装纪念碑和陈列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件87年前的红色文献,如今已成为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文化、教育后人的珍贵史料。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红色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发山

“石头层层不见山,路途短短走不完,雷声隆隆却下雨,大雪飘飘而不寒。”这则谜语,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猜:石磨。不错,是石磨。但他们未必知道石磨究竟为何物。当我们在民俗馆或公园甬道上抚摸那些沉睡的石磨时,可否知道它不仅仅是冰凉的石头,更是人类从饥饿走向丰裕的轨迹,是旋转了几千年的文明年轮。

石磨的诞生,是点燃农耕文明的星火。在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年代后,先民们的粮食加工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先进的发展历程。石磨的问世,让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的炊烟,喝上热乎乎的米粥,吃上香喷喷的熟食。石磨有干湿之分:干磨碾五谷,水磨制豆浆。干磨需深度碾碎谷物,故纹路深;水磨侧重研磨细腻之物,故齿槽密,其中尤以干磨最见人间烟火。

1981年,莱州市发现了蒜园子新石器中晚期遗址,面积约达13万平方米。从发掘出的石器工具推测,早在六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开始种植粟类作物,并将收获后的谷物摊在平板石上,用石棒来回推拉,加工成米或磨成米粉,这与古书记载的“蒸谷为饭”十分吻合。后来,黄帝的臣僚雍父独创了杵臼,故先秦时的《世本》记载:“雍父作春杵臼。”又云:“公输作石硙(wèi)。”公输即鲁班,是他发明了石磨,实现了从垂直舂捣到水平旋转的跨越。后经几代人不断改进、完善,人类才真正掌握了粮食精细加工的密钥。

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石复合磨,标志着粮食加工史的关键转折。这件直径54厘米的青铜磨具,镶嵌着八组放射状石齿,其精密程度令考古学家惊叹——每平方厘米都承载着先民对力学的天才理解。旋转运动带来的效率飞跃,让谷物加工从贵族专属走向民间灶台,因而《天工开物》记载谷物加工的日完成量:“驴半之,人则强者攻三斗”。

“推磨缘何是逆时针?”这个看似寻常的问题,实则是打开传统科技观的钥匙。古人认为,世上万物皆分阴阳,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至于石磨,上为阳,下为阴。逆时针运动完全符合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既符合右手发力的人体工学,更深植于《易经》“天道左旋”的宇宙认知。

石磨构成并不复杂,两扇磨片、一张磨盘;安装时,磨盘须固定在石砌平台上,尺寸却容不得半点马虎。两磨中心有凹凸相对的立轴,以保证上磨转动时不被移位。上磨磨顶凿有两只比拳头略大的磨眼,一为食眼,一为麸眼。食眼上有一酷似漏斗、下有坐墩的条编,是只能盛七八斤原粮的容器,名曰“磨笼”,内敷牛皮纸,油亮光滑;麸眼则放置一根高于磨扇、粗细相间的调节棒,俗称“磨竹子”,负责监督磨扇之间食

粮的运行。石磨边缘设有固定磨棍的楔孔,用绳子别紧磨棍,便于人、畜拉磨。上下磨之间叫磨膛,中部间隙最大,外延逐渐变小。加工玉米、小麦或高粱时,主妇先将干净的原粮置于磨笼内,随着磨扇转动,原粮通过磨眼缓缓流入磨膛,均匀分布,在三角形磨齿咬合下空间越来越小,最后粉碎成半成品,从两磨夹缝中“飘”向磨盘。那只垂在磨盘上呈S形的铁片,俗称“拖施”,早已严阵以待,在上磨带动下将飘下来的半成品悉数收拢,经由长方小洞漏入盘下容器。于是,主妇的罗架便开始了精密的分离术——头粕面白如雪,二粕色若初月,乃至麸面现世,已是第四遍轮回。笔者童年最喜看毛驴拉磨:笼嘴防止“插磨”偷懒,捂眼戒其三心二意,四蹄踏出有节奏的脆响。磨屋里飘散着新麦的甜香,混着畜类特有的腥臊,构成独特的乡村记忆。磨毕要撬起上扇,仔细清扫每道磨槽,不然,余渣霉变有害人体健康。

石磨经年,齿钝沟平,便需请鳌磨匠施展回春妙手。给石磨瘦身是个技术活,不是任谁都能干得了的。村里的王石匠曾不信这个邪,自恃打石功夫了得,结果鳌出的磨谷物光进不出,导致“肠梗阻”;究其原因,爷爷说磨的“进扣”不对,将磨鳌“哑巴”了。原来,磨齿和磨槽排布是有章可循的,你给打乱了,不哑磨才怪。后来听说,王石匠聘请行家给做了手术,那盘“哑巴”磨才起死回生。

那年冬天,爷爷通过关系,从东南山请来一位磨匠师傅,让我见识了真正的鳌磨绝艺。也是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一扇磨平分8个区,每区长短6个齿,7条磨槽。齿和槽均呈斜线,两扇磨共有96个齿、112条槽。当然,这数据并非一成不变,磨扇直径的大小决定了齿、槽的多寡。鳌磨工具既有手锤,也有粗、细钻子,还有各种规格的刃子。只见鳌磨师傅一手拿锤,一手握钻,锤起钻落,或轻或重,或疾或缓,沿磨槽游走;石屑、火星四处迸飞,抑扬顿挫的“叮当”声传播很远。对于这位来自山区的磨匠师傅,爷爷很是看重,茶水、旱烟叶侍候着,工码也比普通石匠高一倍。

刚鳌好的石磨,还需经过三重检验,一是吹屑观纹,二是合扇听声,三是试磨验粉,俗称“开刃”。加工谷物前,须在磨扇间摊些麸皮之类,然后抱着磨棍走几遭,待磨上的石渣不再脱落了,再正式进入粮食加工环节。磨匠师傅做工精细,磨齿锋而不利,槽深恰到好处,推起来轻若流云,磨出的面粉能罗出十二分细润。于是,村人一传十,十传百,磨匠师傅应接不暇,索性在生产队的饲养屋住下来,为社员整整鳌了一冬磨。

随着社会进步,电力机械的普及,粉碎机、磨面机等已很常见;而作为人推畜拉的石磨,这具有传统民俗文化的载体,由忙碌到清闲,再到搁置,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为人们一段挥之不去的乡愁……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农耕文明说石磨

【短史记】